



生肖里为何有蛇

漫谈中国文化里的蛇

乔忠延

在十二生肖中，蛇不是最凶猛的，可是如果选一个最为可怕的动物，非蛇莫属。原因何在？虎虽然凶猛得多，却在偏远的高山密林里活动。倘若问谁见过老虎，除了在动物园观赏过，在野外不期而遇者少之又少。相反，在农村生活过的很多人都见过蛇。蛇，身体细长，与农村割草捆麦子用的绳子几乎没有两样，肤色多与生存环境的颜色贴近，常常在人们身边潜行却很难被发现。一不留神，或走路踩在脚下，或割草抓在手里。当蛇怒目圆睁着要缠绕、攻击人时，你不被吓得惊叫出声才怪呢。让人害怕的蛇，说不定已经在你家的墙洞里、房梁上、屋檐下，悄悄潜伏了不知多少年，你说恐怖不恐怖！

空口无凭，有千年文字为证。《晋书·乐广传》曾有“杯弓蛇影”的记载。乐广有次请朋友在家中欢聚饮宴，之后一位好友居然卧床大病。乐广闻讯赶紧前去探望，问及病因，才知道是好友饮酒时，总看见杯中漂浮着一条小蛇。喝干酒，杯中则不见蛇影，如此好几条小蛇下肚，钻胃穿肠，岂有不病之理。乐广听毕一笑，将好友带到家中，指着墙上高挂的一张蛇形弓，说是此物作怪。好友疑虑打消，病体不治而愈。可见古人曾多么恐惧蛇，恐惧得年深日久，恐惧到见蛇影而自危。

可就是如此令人恐惧的蛇，居然位列十二生肖，其因何在？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。很久之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。那时蛇有腿，而青蛙没有腿。没腿的青蛙很勤快，帮着先民除害虫，保护庄稼。蛇则懒到极致，吃饱了就躺着，若有人惊扰了它的美梦，张口就咬。土地神十分恼火，就向玉皇大帝控诉蛇的罪状。玉皇大帝查证后奖勤罚懒，砍掉蛇的四条腿赐予青蛙。蛇受到惩罚，反省过错，每次反思都要蜕掉一层皮以示自新。蛇为了将功补过，拖着长长的躯体钻洞、潜伏，不声不响地捕食老鼠和害虫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何止死而后已，死去的蛇还将自己的器官“捐献”给人类作药治病。正巧玉皇大帝要册封十二生肖，悔过自新的蛇就跻身于这个光荣行列。

这个答案该列入优秀答卷，但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传奇故事。审视蛇的家族传统，它能列入十二生肖，其原因或许在一个“奇”字。大凡动物或走或跳或飞，要靠足、靠爪、靠翅膀，蛇无足、无爪、无翅膀却能行走如飞，快起来连人都追不上。说蛇行走如飞，并不夸张。有一种金花蛇，从这棵树到那棵树，根本不用下到树根再爬上去，它不断在空中扭动身躯，很快就落在了另一棵树的树梢，被称为飞蛇。蛇的生存能力强得可怕，可以在地上跑，在水里游，在洞里钻，在树上飞。蛇在人类先祖眼里就是最神奇的动物之一，神奇得让人们既害怕又羡慕。

或许，人们对这种神奇、神秘动物的敬畏感，是蛇能成为中华民族远古图腾的原因，也是蛇位列十二生肖的重要原因。

巨龙腾飞，金蛇狂舞，欢歌笑语中，又一个蛇年来了。

按照传统的十二生肖顺序，蛇年紧随龙年之后。在悠久的中华文化里，虚拟的龙脱胎于实有的蛇。龙以蛇而生，蛇因龙而荣。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，龙早已成为国人的精神象征之一。而蛇图腾也同样曾存在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。让我们在乙巳年新春，共同品鉴内涵丰富的蛇文化。

历史悠久的蛇崇拜

人们神奇的敬畏感让蛇身价百倍，超凡脱俗，形成了年深日久的蛇崇拜。楚汉相争，刘邦取胜，古代盛传他斩蛇起义的神秘故事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，刘邦当亭长时押送一批民夫去骊山为秦始皇修造陵墓，一天，探路者回来说，前面有大蛇挡道，不敢通过。“高祖醉，曰：‘壮士行，何畏！’乃前，拔剑击斩蛇。蛇遂分为两，径开。”后来，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斩蛇处哭泣，问她哭为何故？老妇人答曰：“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为蛇，当道，今为赤帝子斩之，故哭。”据推测，刘邦当上皇帝后自知出身低贱，便以斩蛇之勇炫耀超人的胆魄。堂堂帝王借助斩蛇立威，此蛇虽死犹荣，将蛇族带入“高光时代”。

借助蛇树立威望，刘邦不是首例，更早的记载在《山海经》中。书中写道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；渴，欲得饮，饮于河、渭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巨人夸父与太阳竞跑，追到最西面也没赶上，眼看着太阳落下。口渴难忍的他，喝干了黄河水和渭河水，还是干渴难忍，欲赶往北面的大泽喝水，未到即渴死于中途。他掉下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树林。

夸父为何与太阳赛跑？这可能说明了

中华先祖曾观测太阳、研究天文。可在洪荒时代，由于条件局限归于失败，只留下像灼灼桃花一样旺盛的心志，激励后人。然而，《山海经》的作者觉得还不到位，便竭力拔高夸父的形象。拔高的手法是以蛇衬托，让夸父“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黄蛇”。这气魄世所罕见。

在中国的创世神话里，人祖是伏羲和女娲。《风俗通》中有女娲造人的神话：“俗说天地开辟，未有人民，女娲抟黄土作人。”还有另一则神话，说是洪水泛滥，先民尽被淹没，唯有伏羲、女娲兄妹存留世上。天帝命令兄妹二人成亲，这才繁衍下众多华夏子孙。传说中的先祖伏羲、女娲是何等身材、容貌？《楚辞·天问》写道：“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？”王逸注释：“女娲人头蛇身。”而郭璞注释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也同样认为：“女娲，古神女而帝者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七十变。”观赏古人为伏羲、女娲所作的画像，二位先祖都是人面蛇身，而且两条蛇身扭结为一体，难分难舍。

传说里，中华先祖是“人面蛇身”，足见炎黄子孙对蛇的崇拜由来已久，历史久远到混沌初开的荒渺时期。

考古发现中的蛇

中华文明历史悠久，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、发展至今的文明。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，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，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窥一斑而知全豹，将蛇文化作为望远镜，就可以瞭望到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。

放眼北国，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瓮，腹部饰有花纹。这些花纹红底色，黑彩道，有的两道，有的三道，纹路与蛇颇为相似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些彩陶瓮距今五千年左右。

纵目南方，在吴越地区曾发现三国两晋时期的不少墓葬。墓中盛行陪葬瓷器魂瓶，亦称“魂魄瓶”“谷仓”。这些瓷器上的浮雕图案多是鸟和蛇。为何要把鸟和蛇装饰在“谷仓”上？农业耕种最怕虫害与鼠害。虫害多发生在水稻生长过程中，嫩生生、水灵灵的叶子时常被小虫蚕食，导致粮食减产。鸟雀可以啄食这些害虫，是庄稼的卫士。一旦水稻成熟，老鼠乐享盛宴的时光来了，它贪婪地填饱肚子，还要放肆抢掠，把稻谷藏进自己的洞穴。而蛇是老鼠

的天敌，即使老鼠钻进洞穴，蛇仍可以跟踪追击。将鸟和蛇雕塑在“谷仓”上，意在保卫粮食安全。

远眺西部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蛇纹彩陶壶。陶壶上的蛇纹用黑色描绘，蛇头圆大，略微有点尖；蛇颈微细，卷曲处稍稍有点粗；细长的尾巴舒展开去，显得很有力气。这条蛇生动传神，看似素描，却不乏写意之韵。此壶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，距今约五千年。在西南四川的出土文物中，蛇形装饰也没缺席。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蛇鹰阴阳形器，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过蛇形石雕。

注视东部，先民用蛇形纹饰来装扮生活用具的时间更早。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人，就把蛇演变为几何图纹刻画在各种陶器上。到了良渚文化时期，那时的先民喜欢将栩栩如生的蛇图形雕刻在陶器和玉器上。浙江余杭遗址群出土的一块陶片上，饰有蛇纹；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的两件陶豆残件上，饰有蛇纹；江苏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盖上，饰有蛇纹；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中采集到的一块陶片，饰有蛇纹；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与鼎盖，饰有蛇纹；同样是该遗址出土的两件贯耳壶和一件陶豆上，均饰有蛇纹……陶罐、陶豆、陶鼎上的蛇纹屡见不鲜，不胜枚举。专家认为，那时蛇对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，很有可能已成为先民的祭祀灵物，或部族图腾。

聚焦中原，蛇形态、蛇纹饰在考古发现中仍没有缺席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就发现过蛇纹。陕西渭南地区出土的鸟龙彩陶盆，那鸟就是“鸟首蛇身”，纹饰与蛇别无二致。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《嫦娥奔月》，左上方雕刻的是一轮圆月，月轮中央伏卧一蟾蜍；画面主体刻着作飞升状的嫦娥；画面空白处云气缭绕，九星散布。引人注目的是，这翩然成仙的嫦娥居然也是人身蛇尾。

（下转第16版）

